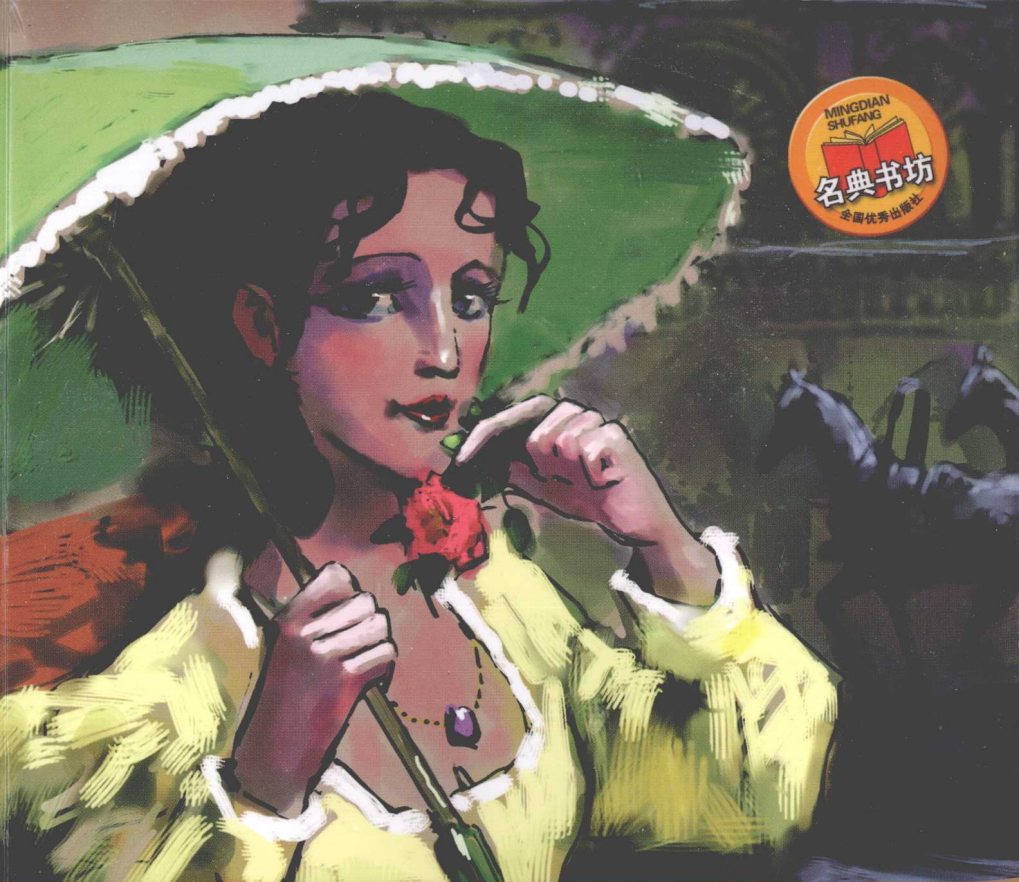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法] 小仲马 / 著 郑克鲁 / 译

茶花女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主编 任溶溶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著

郑克鲁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法)小仲马(Dumas, A.)著;郑克鲁译.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6 (2010.7重印)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任溶溶主编)
ISBN 978-7-5342-5333-1

I. 茶… II. ①小…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042 号



责任编辑:吴颖

特约编辑:徐培培

美术编辑:陈敏

封面设计:小飞侠

版面设计:皮皮

插图:ZCX 工作室

责任印制:吕鑫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著 郑克鲁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5 印张 9

字数 158000 印数 13126—1615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5342-5333-1 定价: 1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本前言

古往今来,描绘妓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不胜枚举,唯独《茶花女》获得了世界声誉,在亿万读者中流传。这部小说自一八四八年发表后,即获得巨大成功,经作者小仲马于一八五二年改编成剧本上演,再次引起轰动,人人交口称赞。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于一八五三年把它改编成歌剧,歌剧《茶花女》风靡一时,流行欧美,乃至世界各国,成为世界著名歌剧之一。《茶花女》的影响由此进一步扩大。从小说到剧本再到歌剧,三者都有不朽的艺术价值,这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艺现象。

饶有兴味的是,《茶花女》在我国是第一部被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于一八九八年译出这本小说,以《茶花女遗事》为名发表,开创了我国近代的翻译文学史。描写妓女的小说和戏曲在中国古已有之,但似乎没有一部写得如此声情并茂,人物内心的感情抒发

得如此充沛奔放，对读者的感染力如此催人泪下，因此，《茶花女》的译本必然会获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近一个世纪以来，这本小说在我国受到的热烈欢迎，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茶花女》是根据小仲马的一段亲身经历写成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他认识了一位交际花，她名叫玛丽·迪普莱西，真名为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尤爱茶花。很快他就成为她的情人，为她负了债。但次年他们发生了争吵，断绝了来往。一八四六年，她秘密嫁给了一位伯爵。一八四七初，玛丽病逝于巴黎，时年二十三岁。小仲马在马赛得知了噩耗，赶回巴黎，花了一个月工夫，一气写成了《茶花女》。

《茶花女》是部爱情小说，它从生活中来，经过作者的提炼，被作者诗意化了。男女主人公都有真挚的爱情。玛格丽特甘于牺牲自己向往的豪华生活，处处替情人着想，不肯多花情人一分钱，宁愿卖掉自己的马车、首饰、披巾，也不愿情人去借债。在面对着是要自己的幸福呢，还是替情人的前途着想、替情人妹妹的婚事考虑时，她毅然地牺牲自己，成全情人，“她像最高尚的女人一样冰清玉洁。别人有多么贪婪，她就有多么无私”。作者高度赞美了玛格丽特的爱情。阿尔芒对她则是一见钟情，听不进任何人的劝阻，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又暗中将母亲给他的遗产送给情人。直至情人死后埋入地下，他仍然设法将她的

遗体挖掘出来,见上最后一面。玛格丽特尤其看中阿尔芒的真诚和同情心。她对他说:“因为你看到我咯血时握住了我的手,因为你哭泣了,因为世间只有你真正同情我。”而别人找她“从来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两相对照,玛格丽特的选择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她死后受到的冷落是作者对社会上那些“正人君子”丑恶面目的揭露。此外,阿尔芒的父亲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他严词开导儿子未获成功之后,采用调虎离山计,单独跟玛格丽特交谈,希望她不要危及阿尔芒妹妹的幸福,使玛格丽特无法坚持己见。这个人物写得也很生动。全书情节紧凑,叙述者与小说主人公轮流出现,书信与叙事交叉安排,读来跌宕起伏,显示了小仲马精湛的艺术技巧。

郑克鲁

目录



一		1
二		8
三		16
四		24
五		35
六		45
七		55
八		68
九		78
十		90
十一		104

十二		117
十三		127
十四		139
十五		151
十六		160
十七		171
十八		179
十九		189
二十		196
二十一		204
二十二		215
二十三		225
二十四		236
二十五		251
二十六		261
二十七		279



我的见解是，唯有悉心研究过人，才能塑造人物，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

由于我还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年龄，我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

因此，我恳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以外，至今都还活在人世。

另外，我在这里搜集的大半材料，在巴黎有一些见证人，倘若我的证据不够的话，他们可以作证。出于特殊的机会，唯独我才能将这个故事实录下来，因为只有我才了解得巨细无遗，不然的话，无法写出一个兴味盎然的完整故事。

下面谈谈我是怎样了解这些详情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路看到一张黄色的大幅广告，宣布要拍卖家具和贵重古玩。这次拍卖是在

物主过世以后举行的。广告没有提到死者姓名，拍卖要在十六日正午到下午五点钟，于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另外写明，在十三日和十四日，可以参观这套公寓和家具。

我一向是古玩爱好者。我决心不能坐失良机，即令不买，也要饱个眼福。

第二天，我来到昂坦街九号。时间还早，但是公寓里已经有参观者，也有女的；虽然她们身穿丝绒服装，披着开司米围巾，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等候，但她们都惊讶地、甚至赞赏地观看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奢华陈设。

不久，我就明白她们缘何这样赞赏和惊讶了。因为我也开始观察，很容易就发现，我正待在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女人的公寓里。上流社会的妇女渴望看到的，正是这些女人的内室；这里恰巧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这些靠人供养的女人拥有的华丽马车，每天在贵妇人的马车上溅上泥浆；她们跟贵妇人一样，在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订有包厢，坐在贵妇人的隔壁；她们在巴黎恬不知耻地炫耀她们的天姿国色、珠光宝气。

我参观的这个公寓的女主人已经故去：因此连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长驱直入，来到她的卧室。死神已经净化了这个富丽堂皇的藏污纳垢之地的空气。再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们的托词是，她们要来参加拍卖，不知道来到





谁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参观一下广告推荐的东西,预先作些挑选而已,没有比这更普通的事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中,寻找这个交际花的生活痕迹;不消说,别人已经告诉过她们有关这个交际花的异乎寻常的故事了。

不幸的是,秘密已随同这个女神一起逝去,不管这些贵妇人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她们只能得到死者身后要拍卖的物品,却丝毫发现不了女房客在世时操皮肉生涯的迹象。

再说,有的东西值得一买。布尔^①制作的玫瑰木^②家具,塞弗尔^③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④的小塑像、绸缎、丝绒和花边绣品,应有尽有。

我在公寓里信步而行,跟随着比我先来的好奇的贵妇。她们走进一个蒙着波斯墙布的房间,我也正要走进,这时她们却几乎随即笑着退出来,仿佛羞于这次新的猎奇。我反而更加强烈地想踏入这个房间。这是梳妆室,摆满了最精致的玩意儿,死者的挥霍似乎从中发展到顶点。

靠墙有一张宽三尺、长六尺的大桌子,奥科克和奥迪奥^⑤制作的各种珍宝在上面闪闪发光。这是一套洋洋大观

① 布尔(1642~1732),法国有名的乌木雕刻家。

② 玫瑰木产于巴西,因有玫瑰香味而得名。

③ 塞弗尔:法国村镇,瓷器工业中心。

④ 萨克森:德国东部地区,皮革、瓷器、食品、纺织中心。

⑤ 奥科克、奥迪奥:当时最有名的金银匠,相传罗马国王的摇篮由奥迪奥制作。



的收藏。这千百件物品对于置身这间内室的这样的女人来说,是她梳妆打扮必不可少的;这些物品不是金器就是银器。然而这些收藏显然只能逐渐地罗致,而且不是同一个情夫所能搜罗齐全的。

我目睹一个由情人供养的女人的梳妆室,并未感到心中不悦;无论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味地细察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巧夺天工的用具,都镌刻着不同姓氏的开头字母和形形色色的冠冕。

我望着所有这些物品,每一样都无异向我描绘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卖淫。我想,天主对她是宽宏大度的,因为天主没有让她遭到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依然如花似玉,在奢华中死去;对这些交际花来说,年老色衰可谓第一次死亡。

实际上,还有什么比堕落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在女人身上——更为惨不忍睹的呢?这样的晚年没有尊严可言,丝毫引不起别人关心。这样抱恨终生,并不是追悔误入歧途,而是悔恨一再失算和用钱不当,这是人们能够听到的最使人悲伤的遭遇之一。我认识一个曾经风流一时的女人,过去的生活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用她同时代人的话来说,她的女儿几乎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的母亲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反而要她给自己养老,就像做母亲的曾经把她扶养大那样。这个可怜的女子名叫路易丝,她听从母亲的心



愿,毫无选择、毫无热情、毫无乐趣地委身于人,仿佛别人要她考虑学会一种职业,她就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连续不断地耳濡目染堕落的生活,而且过早地沉湎于堕落生活,加以这个姑娘常年病歪歪的,还要维持这种生活,这一切毁掉了她身上对善与恶的理解;天主也许给了她这种理解能力,但是没有人想过要发展它。

我会始终记得这个少女,她几乎天天在同一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母亲经常陪伴着她,如此持之以恒,如同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亲生的女儿一样。那时候我还年轻,决意接受我那个时代轻佻的风尚。我记得,看到这种引起议论的监视,使我产生蔑视和厌恶。

除此以外,任何处女的脸上,都不会有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情态和这样一副忧郁而痛苦的表情。

简直可以说,这是屈从女郎^①的面孔。

有一天,这个姑娘的面孔豁然开朗了。在她母亲一手包办的堕落生涯里,这个女罪人觉得天主已准许她获得幸福。说到底,把她塑造成如此软弱无力的天主,为什么让她在痛苦的生活重负下得不到慰藉呢?终于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有的圣洁思想,使她欣喜得战栗。路易丝跑去告诉母亲这个使她大喜过望的消息。这是使人难以启齿的事,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伤风

① 巴黎的圣厄斯塔什教堂,有一尊皮加勒雕塑的圣母像,神情隐忍。

败俗的故事,我们是在叙述一件真人真事。如果我们认为不必时不时地透露这些女人的苦难,那么闭口不谈也许会更好一些。人们谴责这些女人,又不听她们申诉,蔑视她们,不给她们公正的评价。我们说难以启齿,但是做母亲的回答她的女儿,她们两个人的花消已经不太够,三个人就更入不敷出了,再说,这样的孩子一无用处,怀孕只会白白地丢掉时间。

第二天,一个助产婆——我们暂且把她看作姑娘母亲的朋友——来看路易丝;路易丝卧床数日,复原后比先前更苍白、更虚弱。

三个月以后,有个男子对她心生怜悯,设法要恢复她的身心健康,可是这最后一次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由于流产,后果严重,不治而逝。

她的母亲还在人世:情况怎么样?只有天知道!

正当我凝视那些银匣的时候,这个故事便来到我的脑际。在我沉思冥想时,似乎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他在门口留心察看我是不是在偷窃。

我走近这个老实人,我已使他惴惴不安。

“先生,”我对他说,“您可以告诉我住在这里的人叫什么名字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并且与她有一面之交。





“怎么!”我对看守说,“玛格丽特·戈蒂埃去世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想,在三个星期以前吧。”

“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公寓呢?”

“那些债权人认为这样做会提高拍卖价。买主可以预先看看织物和家具;您明白,这样能促进购买。”

“那么说,她负债啰?”

“噢!先生,一大笔债。”

“不过,拍卖大概能还清债务吧?”

“还有得多呢。”

“那么,多下来的钱归谁呢?”

“归她的家属。”

“这样说,她有个家啰?”

“看来有。”

“谢谢,先生。”

看守摸清了我的来意后放心了,对我行了个礼,我走了出去。

“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时候心里想,“她必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那个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不由得同情起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来。

在许多人看来,也许这显得荒唐可笑,但是我对烟花女子是无限宽容的,而且我甚至犯不着为这种宽容去争

辩。

有一天,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看见旁边一条街上有两个宪兵押走一个妓女。我不晓得这个妓女做了什么事。我所能说的是,她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婴儿,哭得泪如雨下,因为逮捕她,母子就要骨肉分离。从这天起,我再也不会刚一见面便对一个女人显出蔑视了。

二

拍卖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间歇,这是留给挂毯工人拆卸帷幔、窗帘等饰物的时间。

那时节,我刚刚旅行归来。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他的朋友们总是会告诉他一些重要新闻;但是没有人把玛格丽特的去世当做要闻告诉我,这也是相当自然的。玛格丽特风致楚楚,可是,这些女人讲究的生活越是引起街谈巷议,她们的过去便越是无声无息。她们犹如某种星球,暗淡无光地升起又落下。倘若她们年纪轻轻便夭折了,她们所有的情人便会同时获悉。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几乎都彼此融洽无间。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起她的事,彼此照旧继续生活下去,这件事丝毫不会





打乱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不洒一滴眼泪。

今天的人到了二十五岁，掉眼泪就变得非常少见，以致不可能对随便什么女人抛洒同情之泪。至多是对双亲，由于他们曾花钱养育过自己，才会洒下几滴眼泪。

至于我，尽管在玛格丽特的任何一只梳妆匣上，都没有以我的姓名首字字母组成的图案，但是我刚才承认的那种出于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怜悯，却使我对她的辞世久久不能忘怀，也许超过了她值得我如此缅怀的程度。

我记得时常在香榭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她坐在一辆由两匹枣红色骏马驾辕的蓝色四轮轿式的小马车里，每天一准来到那里。那时我注意到在她身上具有一种她那一类人罕见的高贵气质，这种气质使她那真正不同凡响的美貌更添风采。

通常这些不幸的女子出门时，总是有人陪伴着。

这是由于任何男人都不情愿把自己同这种女人的夜夜恩爱公诸众人，加上这些女人害怕孤独，因此出门总是带着女伴。这些女伴的景况要差得多。她们没有自己的马车，而且大多是爱卖俏的老妇人，并且任凭怎么装扮，也无法显示出她们的俏丽。如果有人想知道她们所陪伴的女子的任何私情秘事，那么，完全可以不必顾忌地去向她们打听。

玛格丽特却不是这样。她总是独自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围巾，夏天穿着非常素雅的